

让伤口开出花来

汪树明

那年高考后，我接过老师递来的高考成绩单，红色的数字像一道新鲜的伤口，横亘在十八岁的夏天：我落榜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阳光在窗外跳跃，却照不进我的心房。母亲每天把饭做好端到我床头，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。我知道她怕惊扰我的悲伤，就像怕惊扰一只受伤的小兽。那时的我固执地认为，这道伤口永远不会愈合，它将永远渗着血，永远提醒着我的失败。

直到有一天，同学送来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这位在最狂妄的年纪失去双腿的作家写道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我混沌的思绪，原来每个人都在带着伤口前行，只是有人选择让伤口溃烂，有人却能让它开出花来。

那日，母亲劝我出去走走，我就随母亲去秧田放水。时值高温季节，插下的秧苗，有的很嫩，经不住烈日的曝晒和水烫，嫩绿的叶片变得枯黄，点火就能着，我想将它拔掉重补。母亲在旁见了，阻止道：“别拔，只要心没死，它还会活过来。”我半信半疑。果然，一周后，我再去秧田，枯黄的秧苗不见了，取代的是一棵棵新生的秧苗。母亲望着我说：“你看，不都活过来了吗？到了秋天，照样能结出穗子来。”

秋天，我再去稻田，稻穗低垂，齐刷刷的，分不出哪棵是当初要枯死的秧苗了。

只要心活着，就有希望，就能结出穗来。母亲的话让我想起了梵高，这个一生都在与贫困和精神疾病抗争的画家，把所有的痛苦都倾注在画布上。他画向日葵时，用的是最浓烈的黄色，仿佛要把生命中所有热情都挤压出

来；他画星月夜时，笔触旋转得令人眩晕，像是要把内心的躁动都宣泄干净。那些画作，不正是他生命伤口上开出的最绚烂的花吗？

我也从梵高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希望。“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。”劳动的间隙，我重新捧起了书本，坚持读书写作，并报名参加了省作协举办的函授班，后在县广播站招聘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县广播站驻乡镇记者。

然而，命运再次在我身上划开一道伤口。从事记者两年后，广播站因解决不了编制问题，工资无来源，只得与我们解除合同。解聘后，我又回到了农村。后来，为了孩子读书，我全家租房在县城，我不得已在工地打工，在菜场卖菜，在街头蹬三轮车。每当痛苦迷茫之时，我就会想起母亲那句话：“心没死就能活。”重又振作精神，无论多苦多累，都坚持

读书写作，最终凭借自己的写作实力，被县一机关聘用为秘书。十多年后，我们全家也搬出了出租屋，有了自己的商品房，我这个农村娃在县城稳稳地站住了脚。

前年冬天，气温突降，我家一盆紫竹梅被冻瘫了，妻子收拾阳台，将它收进了车库，放到墙角里。时间长了，我们也都忘记了它。今年夏天，我去车库翻找东西，惊奇地发现它长出了几枝新枝。长时间处在黑暗中，它的枝与叶都呈白色，虽然疲软无力，但却努力地向外伸展着，寻找着阳光。这让我想起紫竹梅的花语：无畏、勇敢、坚决、无限力量。

只要心还活着，伤口终会开出花来。当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伤口时，就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疼痛的地方，早已悄然绽放出意想不到的美丽。

雷雨是一场盛夏洗礼

王晗

伏天里，日子仿佛被架在火炉上慢慢烘烤，没有一丝风能透进来。空气凝滞了，沉甸甸地压在人身上，吸一口气都觉得费力。蝉在枝头嘶鸣，那声音不是歌唱，倒像是从干渴喉咙里挤出来的呻吟，一声接一声，搅得人心头更添烦乱。树叶纹丝不动，蔫蔫地垂着，仿佛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。人在蒸笼里熬着，只盼着老天爷能睁眼，赐下一场透雨。

天边不知何时悄悄聚起云来。起初只是些淡灰的影子，稀薄地浮在天际，像谁随手泼洒的几笔水墨。渐渐地，那灰影浓重了，层层叠叠向上堆涌，由淡灰转为深灰，又从深灰浸染成墨黑。云层越来越厚，沉沉地向下压来，仿佛要将远处的山峦一并吞噬掉。天色骤然暗了，白昼瞬间蒙上了黄昏的纱幕。风终于来了，不再是懒洋洋的轻拂，而是带着一股凉腥气，从地面卷起尘土和枯叶，打着旋儿四处奔窜，吹得人衣襟鼓胀，暑气似

乎也松动了几分。

雨点落下来时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粗重。最初几颗又大又稀，砸在滚烫的地面上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腾起一小股细白的尘烟，留下一个深褐色的湿印子，转眼又被烤干。紧接着，那雨点便密了，急了，再也不是试探，而是千军万马自云端轰然倾倒。屋檐下，雨水迅速汇成粗亮的水柱，直直地垂落，砸在台阶下的石板上，溅起无数细碎的水花，又迅速汇聚成小小的溪流，急切地向低洼处奔去。池塘的水面瞬间开了花，密密匝匝的涟漪疯狂地撞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院中的泥土贪婪地吮吸着，翻起一个个湿润的小泥泡，很快便喝饱了，雨水便在其上恣意横流，冲刷出细小的沟壑。

窗外的世界，只剩一片混沌的水幕。雨点敲在瓦片上，声响连成了片。院子里的树，被雨水冲刷着，枝叶不停地上下起伏，仿佛在承受着巨大的力量，又像是

酣畅淋漓地洗着澡，抖落了积攒多日的燥热尘埃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那倾泻的势头终于缓了。雨点渐渐稀疏，声音也轻柔下来。浓墨似的乌云慢慢散开，天色一点点亮了起来。终于，雨停了。只剩檐角还有几滴残留的雨水，不紧不慢地滴答着，敲在积水中，漾开一圈圈小小的涟漪，声音清晰而空灵。

推开门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清凉气息扑面而来，带着泥土、草木被雨水彻底浸润后散发出的浓郁芬芳。空气仿佛被滤过，吸进肺里，每一个毛孔都舒展了开来。天空被洗得干干净净，透出一种清亮的水蓝色。树叶上的灰尘被冲刷一空，绿得耀眼，叶尖还挂着晶莹的水珠，欲坠未坠。地上的水洼映着澄澈的天光，像撒落了一地的碎镜子。暑热骤然退去，那份清凉，是酷热煎熬后最珍贵的犒赏。王维诗云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，此刻虽非深山，

也无秋意，但这雨后初晴的清凉与洁净，那份涤荡一新的气息，确是相通的。连方才聒噪不休的蝉，此刻也噤了声，仿佛在静静享受这份难得的安宁。

雨后的世界，清亮得晃眼。雷雨来过，它并非粗暴的摧毁者，而是这漫长酷暑里一场盛大而必要的洗礼。它卷走令人窒息的沉闷，冲净万物蒙尘的容颜，将天地重新澄澈地还给我们。当灼人的暑气被暂时驱散，当胸中那口浊气终于得以呼出，才恍然明白，这疾风骤雨的浇灌，原是天地间最痛快的淋漓。它洗去尘埃，也洗亮了人心深处被暑热蒙蔽的角落——原来酷烈尽头，清凉早已备好，只待那场痛快淋漓的冲洗过后，大地便重又坦露出它清亮如洗的心肠。

原创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